



불타는 여인



推 理 小 说 亚 洲 化 的 先 锋

失迷背后

SHIMIBEHOU

[韩] 金圣钟 著 尹金丹 译

.....

屋子里被沉重的沉默笼罩了。听了关于艾滋病的事情，感觉一种压迫感掐着他们的脖子。

室内压抑的沉默好像巨大的墙一样隔在他们面前，宣告死刑的人和接受宣告的人，犹如法官和杀人犯的关系，不管以前多么亲密无间，也会产生巨大的距离感。他们虽然没说话，却很明显地感觉到了……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불타는 여인

推理小说亚洲化的先锋

失迷背后

SHIMBESHOU

[韩] 金圣钟 著 尹金丹 译



黑龙江
朝鲜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迷背后 / (韩) 金圣钟著; 尹金丹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89-1577-8

I. 火… II. ①金…②尹… III. 推理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805 号

书 名/ 失迷背后
著 者/ [韩] 金圣钟
译 者/ 尹金丹
责任编辑/ 朱英华
责任校对/ 朱 静
封面设计/ 于克广
出版发行/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发行电话/ 0451-57364224
电子信箱/ hcxmz@126.com
印 刷/ 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0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9-1577-8
定 价/ 29.50 元

目录

불타는 여인

序幕

这是七月里一个酷热的下雨天。

平日里一定会让她酣畅淋漓的他，今天却显得筋疲力尽，完全没有了力气，只是象征性地在她的肚子上运作了几回，不到十分钟就成了软稀泥，一副心不在焉、身体不适的样子。

裴美花近乎疯掉了，处于欲火中烧的她正需要一股爆发的力量来点燃自己，而他却偏偏蔫退了下去，这几乎让她到了发疯的边缘。她现在刚好是生理周期的最高峰，即使只碰到男人的手指，都会让她情不自禁。燃烧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她真的快要崩溃了，她恨不得跑到大街上随便拉个男人来与她一起把情欲痛快淋漓地燃烧殆尽。外边在下着雨，宾馆的房间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阴郁的气氛，虽然这使得两人的世界更加充满了情调，但躺在豪华房那柔软的床上，却没换来她期待的疯狂。为了享受这顿爱欲的盛餐，他们两人只简单地吃了一点快餐，就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她期待着烈火般的爱欲把自己焚毁一般地燃烧，可是他们进了房间摆开阵势以后，她就大失所望了。男人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潦潦草草地应付了一下就丢盔卸甲了，然后就在床上沉闷地抽烟。

黄介是个性欲旺盛、精力超群的男人，不到三十五的年龄，正是一个男人既懂得风情又精力充沛的黄金时期，不论从哪方面都是女人的杀手。她这个堪称阅男无数的女人，此前还从没遇到过黄介这样拥有特殊力量的男人。她遇到的所有男人几乎都是病恹恹的，跟太监一样。有的男人第一次还可以，可是没几回合就变得萎靡不振了。

黄介是男人中的男人，他的那个东西巨大而且能随时起舞，长得鲁莽野蛮却又生动无比。与大部分男人的萎靡不振相反，他的家伙充满着原始的蛮力，她已经不止一次地被他那种原始的蛮力征服得神魂颠倒了。

序幕



1

“怎么了，心情不好？”

她转过身来紧紧贴住男人的身体，用余光观察男人的表情。男人正失魂落魄地呆望着天花板，一口接一口地吐着烟。

“别抽了，烟灰掉下来了。”

她从男人手里抽出烟，在床头的烟灰缸里摁灭了。

“有心情不好的事吗？”

“没……没什么……”

两个人赤裸裸着身子，连被单都没盖。她为了引起他的兴奋，一边把自己的下腹推到他的大腿上，一边开始用手抚摸他的生殖器。他们两个是已经订了婚的，婚期大约定在秋天，所以她觉得两人既然已经订了婚肯定是要结婚的，做爱就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了。

“我说，我快要疯了，你就不能做点让我高兴的事吗？”

他在他的耳边絮絮地诱惑着他，可那男人的生殖器无论怎么摆弄都看不到勃起的迹象。美花不想再看到那东西毫无景气的样子，用自己的大腿压了上去。

“今天不行，没有心情。”

黄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亲爱的，不是中暑了吧？要不去喝蛇汤吧，我来陪你喝。”

“蛇汤？”

男人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发神经呀，现在这弄成什么了？”

美花猛地坐起来，在床边翘着腿，抽出烟来点燃了。如果这男人继续这样勉强地应付，她肯定不会和他生活在一起的。美花把一口烟喷吐了出来。

“不吃饭我能活下去，不做爱我可活不下去。”

“你真是女色鬼，疯狂的女色鬼，所以不会发胖。如果不是我来对付你，可能别的男人和你睡一晚上之后就逃跑了。”

“所以呀，我才选择了你么，如果没有你我可活不了。”

她赤裸的身材看起来是那样的窈窕。

她选他作为结婚对象只是因为他旺盛的精力，在他强有力的性功能面前，他的缺点就变成微不足道的小事了，不足以成为结婚的障碍。

可在她的家里，特别是她的哥哥，非常讨厌黄介，甚至扬言如果妹妹和他结婚就要断绝兄妹关系。但是她并不在乎哥哥的劝诫，还是和黄介举行

불타는 여인



了订婚仪式。当然,她没有告知哥哥,订婚仪式也只邀请了几名至亲。

与美花结婚的理由相反,黄介看中美花的最大理由就是她的财产。她虽还算是美女,但却性格怪异,变化无常,绝对称不上是理想的伴侣。可在她拥有的巨大财产面前,这一切都不足挂齿了。

现今的男人们,大部分都贪图女方的家产,为此而结婚的男人多得超乎想象。在那样的男人看来,爱情只不过是甜言蜜语的玩笑而已。他们是无法从心底倾注出爱情给某个人的,只是戴着面具的野兽罢了。黄介也是如此,而且可以说是这类物种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裴美花的财力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虽然有传闻说有数十亿甚至超过上百亿、千亿,但是黄介直到现在也没能知道准确的数字。

裴美花的父亲是以餐饮业起家发了大财的人,他在许多地方都开有连锁店,进而涉足于食品业,短时间内财运滚滚,事业亨通,财富不断地积累。他虽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上了小学,可为人勤勉诚实,从小就在饭馆里跑堂,削尖了脑袋跟在师傅身后偷偷学艺,最终成为小有名气的厨师。

积攒一定的钱后,他舍不得多花,把辛苦赚来的钱投资在了土地上。他走遍全国买地,这期间在汉城江南置的地皮正赶上政府的开发利用,地价暴涨,这使得他一夜暴富,一下子攀到了富人的队列去了。

但是很不幸,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家产过亿的时候,他却得了癌症死了。可惜了他开拓的事业,在江南他拥有的价值超过百亿的建筑物、大型宾馆到处可见,只有 64 岁的他还没有充分享受金钱带来的快乐就撒手人寰了。他仅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美花。格外疼爱女儿的父亲没有把他的财产全部留给他的儿子,而是把财产的一半毫不吝惜地分给了她,以此来慰藉一下没能让美花结婚就离开人世的哀怨和遗憾之情。

……

浓烈的烟雾弥漫着整个房间。美花碾灭烟头从床上起来。

“我走了。”

她赌气地说着,把搭在椅子上的红 T 恤翻过来,也不穿胸罩直接就套在光光的身子上。

“这就要走?”

黄介慢慢起身问道。

“这么没意思,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她穿上仅能遮住下体得薄如蚕丝的短裤,套上黑裤子。

“那我也走吧。”

黄介也开始起来穿衣服。这是因为他和别的女人有约会,并且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地应付着裴美花,骨子里却盼着这个女人快点儿离开。所幸的是裴美花正顺着他的心思,准备离开。

穿好衣服的美花站在镜台前梳着头。

他从后面走近美花搂住她的肩。绿色的方格上衣,黑色裤子,这身穿戴是美花刻意打扮的。而黄介的打扮也是女人们只要回头看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帅气和强健的。

直到出了房间走进电梯,他一直搂着美花的肩膀。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电梯的门关上开始下行的时候,美花把他的胳膊从肩膀上甩下来,一个人嘟囔起来:

“肯定是因为那个女的,哼!”

“你说是哪个女的?”

黄介的两眼一眨。

“我说的是嫂子。”

“你说滥罗?”

美花锋利的眼神立刻掠过他的脸。

“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突如其来的一问使得黄介惊慌失措,但他马上镇定下来沉着应答:

“美花,不是你跟我说过的吗?”

“我?好像没那事儿吧。”

他看见她耸耸肩膀就抓起她的手说:

“我可是记得听你说过的,因为名字挺特别,就记住了。可话又说回来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电梯门开了,一个日本人长相的男孩儿和一个看起来像妓女的小姐走了进来。美花见了就皱了皱眉:

“家庭主妇就应该一直呆在家里不是吗?动不动就外宿,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这样。”

那女的气不过,咬着下唇。不觉间黄介的脸僵住了。

“孩子总是哇哇地哭,真是要疯了。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就和哥哥说把她赶出去,不能就那么放任着她。”

“你哥哥知道吗?”

“知道什么?哥哥老在外边,几天前不是又去日本了吗?”

门一开,日本人和妓女就先下去了。剩下的两个人一直下到地下停

불타는 여인

野 封 山 嶺 五 帳 七 帳

车场。

“哥哥知道了的话一定会赶她走的。想想我们家里一直忍到现在，这次可是纸包不住火了。那样的女人是享受不了婚姻生活的。”

走进地下停车场,裴美花一头钻进了她的红色汽车。

“今天好遗憾呀，你就这么打发淑女吗？”

没等他说什么车就开走了。

黄介确认美花的车已经走远后才向自己的车走去。

第二个约会的女人正在S宾馆等着他,进到车里的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车。

序
幕



5

下午发生的事情

“我一定要杀死他！”

谧罗被自己的自言自语吓了一跳，她小心地看了看周围，感觉还没人注意到她。

在S宾馆的酒吧里坐着不少客人。她失魂落魄地看着雨水从窗户上流下，像人的眼泪流淌着一样。已经抑制不了的杀人念头一直在她的脑子里闪现——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她的脑海里反复重复着这句话。

墙上挂着的时钟指向下午2点56分。比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56分钟了，迟到是他的习惯，以强者的眼光来看弱者的等候像猫戏老鼠一样。反正你的命就要完蛋了，就在今天……一定。

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她一直想要他的命，但每次都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她还没有足够的决断力，每每下决心动手之前她总是踌躇不决，以致错过多次良机。但今天不同了，她不能再后退了，她决定今天一定要下手。

她打开手袋，从里面拿出几个钢板儿放进了钱包。里面除了那几个钢板儿以外还有一个绿色的塑料小盒，是那种装化妆品的小盒，现在有了别的用途，里面装有氰化钾。她把塑料小瓶拿出来在耳边摇摇，里面发出三粒胶囊相互撞击的嘎啦嘎啦的声音。这三粒胶囊中有一粒里边有药，其它两粒是空的。放两个空胶囊纯粹就是为了使塑料小盒不显得太空了。

“干什么呢？”

她被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吓了一跳。

一个魁伟健壮的男人从她后面出现，走过来坐在了对面的座位上。这是个脸色微黑，洋溢着四射活力的男人。

“那是什么呀？”

불타는 여인



他傲慢地用居高临下的腔调问。谥罗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哦，没什么。”

她慌张地把钱包和绿色塑料小盒一古脑都放进了手提包里。

“到底是什么？拿来看看吧。”

她慌张的样子引起了男人更大的好奇心，他瞪大了眼睛伸出手来。

“没什么，是脚气药。”

她赶紧叫来了服务生。美貌的服务生走过来，他抬头多看了几眼。男人点了啤酒，她点了咖啡。这个男人离不开啤酒。

“带来了？”

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此时变得具有威胁性。任何一位不了解他为人的女人都会被他那副嗓音、那张帅气的脸，还有那强健的体魄所散发出的咄咄逼人的野性美所迷惑。可对于清楚地了解这个男人的谥罗来讲，对此却是深恶痛绝。

面对她燃烧的目光，黄介若无其事地用嘴巴玩弄着烟卷。谥罗转过身，凝视着哗哗下着雨的玻璃窗外，就如同望见自己暗自流淌的泪水。为了这禽兽般的男人，她流了多少眼泪，但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外边的雨更加猛烈地下着，气象预报说那是北上的台风。对面的巨型建筑和S宾馆之间的空间骤然黑了起来，暴风雨打着漩，席卷过深灰色的空间。

服务员把啤酒和咖啡端了上来。

“我问你带来了没有？”

变得神经质的嗓音更令谥罗生厌，她悄悄地深吸了口气，打开手包，然后拿出装有一千万元支票的信封，静静地放在男人面前。

黄介把信封拿起来，晃了晃问：

“多少？”

端着咖啡杯的谥罗感到憎恶感直窜到指尖。

“看了不就知道了。”

听着她冷冰冰的话语，那男人抖了下肩说：

“神经病！”

并把杯中的啤酒倒进嘴里。

谥罗把入口的清咖啡勉强咽下去。禽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这个渣滓，为了我的生存必须把你干掉，为了我的生存……

男人用长长的手指抽出信封里的支票。他确认了支票上面一千万元的数字后又把它放回信封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谢啦。”

“这是最后一次，你要遵守约定。”

“好哇，我一定遵守。”

男人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一定要遵守。不打电话，不见面……按照约定做，不守约的话……”

“唉，知道了！”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这个男人抓住了她的弱点巧妙地利用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索取她的钱财和身体。而被抓住弱点的她所能做的就是一次次地满足他沟壑难填的财欲和兽欲。虽然每次她都得到这是最后一次的誓言，可结果是直到今天她也没能逃脱他的魔掌。

她再也不相信他那所谓的“最后一次”的谎言了，她已经把所有的怨恨都转化成了复仇的欲望——除掉他。

“这回轮到我为你奉献的时候了。”

他笑嘻嘻地说。他称让女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叫做自己的奉献。

“你先走，我过会儿再走。”

谧罗断然摇摇头。虽然心底还有些担心他如果真的走了她的复仇计划会落空，可深知他脾气秉性的她知道，贪得无厌的他不会就那么走掉的。

“我不是说过要为你奉献了么，怎么这样？”

“没必要。”

“别下断言，跟我来。你不跟我来，我就硬拉你走。”

他站起来瞪着眼睛。他有好几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拉走的。她在后边看着他向外去的背影，慢慢地移动着身体，走向收银台。每次都是这样，他一走了之，让她来付钱。站在那里的漂亮服务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被刺痛般挤出微笑。

每次来到S宾馆的酒吧都能够看到的这个服务生年龄大约25岁，长得细致干净，无论何时都带着温和的微笑。S宾馆坐落在稍微偏离市中心的位置，配有最新的特殊设施，适合幽会，所以黄介总是把她叫到这里幽会。但现在和服务生的视线相交，弄得她有些不安，这个服务生很有可能认识她。但又一想，机不可失，错过了今天就再没有好机会了，不能为这点担心就推迟计划。

她一定要在今天动手！

“请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불타는 여인

下午发生的事



9

进出口处的服务生向她鞠躬，谥罗微微欠身微笑。以前并不注意的一句普通问候今天也变得意味深长了。

酒吧在 25 层，黄介和谥罗搭乘电梯从 25 层下来。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房间钥匙晃了晃，表示他已经订了房间。他洋洋得意地搂住她的肩膀，她感觉到他已经兴奋起来了。他是什么地方都能兴奋，什么地方都可以发泄的人。他实在是个畜牲！她粗鲁地甩开他的手躲向一边。

“别这样，我这就走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女人？这样才能更漂亮么。你知道我没你的允许是一步也不会迈出去的，别烦我啊。”

在 19 层，电梯门开了，门外侧站着一对中年的外国男女。黄介搂着谥罗的腰走了出去。

“丢死人了，放开我。”

她想甩他的手，但甩不开。她明白这个男人绝不会放她走的，他的力气那么大，凭她的力气想从他的手里逃脱是不可能的。走在铺着柔软地毯的过道上，男人强健的手臂更是紧紧地搂住了她的腰。

一会儿便走到了 1924 号房间。他把钥匙给了她，然后走到她身后双手抱住她的腰。火热的双唇掠过她的耳际，她的呼吸加速。她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门一开，站在后边的男人就用下体推着她的屁股进去了。身后的门一关，房间里充满的黑暗就像一堵墙一样向她压来。男人迫不及待地动手了，他一只手捏住她的乳房，另外一只手开始抚摸她的下腹。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没有回答她的话，而是把她推到了窗口。

男人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刺激她。要想忍受住那样的刺激是很难的，他是一个高手。被那种方法驯服的她，恶魔般的感情与自身的意志力已经变得毫无关系，不能控制，潜意识里还隐隐地期待着它的发生，这也是她和他走到现在的原因。她感到很耻辱。

男人非常粗暴地操纵着她。

从楼下模糊地传来汽车的噪音。她低头看着他摇动着自己的两个乳房，白皙的沉甸甸的乳房中间，乳头非常饥渴地闪着黑色的光。这是她儿子吮吸的结果。男人又把她的连衣裙下摆撩起来，卷在她的腰间。头发向下滑去，挡住了她的脸。

“你绝对不会忘了我的。”

男人一边拉下她的内裤一边说。

“能忘记。”

她咬着牙说。

“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不会再见面的。”

“那不行，我和美花要结婚了，那样的话想不见我都不行。”

谥罗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要结婚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小姑子。黄介和裴美花的恋爱关系周围的人都知道，两人要结婚是早晚的事。美花完全不知道谥罗和黄介的不伦关系。

“不行，那个不行……万一……”

因为他从后面推着进入，她的头贴在了窗户上。

“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说什么不可以？”

他用力地推进着。她什么话也不能说，虽然感情上她想继续憎恨他，但肉体的激荡一波波地扩散开来，无法描述的快感以很快的速度充满了那个部位。

他一边和她发生关系一边继续反复对她说着侮辱性的话。

“像你这样的贱骨头、娼妓，和那个卑劣弯曲的小不点怎么一起生活？就算不是我，你也是个得不到其他男人的玩弄就活不下去的女人。你以为和外国那家伙一起就能看见出路了？你了不起啊，外国佬那长东西你享受得了？你虽然会恨我，但结果还是要感谢我。像我这样服务周到的人上哪找去，你和我做爱刚好，就像糯米糕一样。”

她大理石般洁白浑圆的大屁股高高地鼓起来，被衣服缠着的腰好像显得更细了。她的屁股有种丰腴的美丽，但在男人看来比起享受那种美不如去破坏它来得痛快。从灵魂深处流出的呻吟声渐渐地高涨起来，与身体的抽动相互辉映。她现在已经完全从羞耻心理摆脱出来，在恍惚的快感里伸展自己的身体。她全身是汗，汗水像油一样地在全身扩散开来。抚摸着她屁股的男人手里也全是汗，就好像男人在她的大屁股上勤奋地抹油一样。

男人的两手向她的腰旁移动，向下托住了两个乳房。两个乳房也被汗水浸得滑溜溜的。

他不休息，继续冲击着她的身体。她神情恍惚，就像要死掉了一样。

“和那个卑劣的小家伙你怎么活？说啊，问你怎么活？”

男人夸耀着自己的精力，他也确实具有强大的精力。

最后，她的整个身体一阵痉挛，膝盖也弯曲了。看着向下软绵绵地瘫软下去的女人，男人说：

불타는 여인

“起来，还早着呢。”

谥罗喘着气，把头向后扭。

沿着大型窗户往下流的雨水好像要泼到脸上似的。她的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

“我说让你起来。”

男人把手插进她的腋窝里，抓住她把她扶起来。他的身体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坚挺着，并一直维持下去。

“稍微休息一会儿。”

谥罗不再蜷着上身，直接把身体贴在了玻璃窗上。冰凉的感觉划过脸、胸和腹部，那是新的刺激。他在后边用两只胳膊把她纤细的腰拉过来抱着。

“推进去了？”

他用疲惫的声音说。她看了看下边，穿过雨水行驶的汽车看起来像玩具。窗户看上去非常厚，她感到整个身体起了鸡皮疙瘩，就向后退了退，像水蛭一样贴在窗户上。

“推推试试，用力……”

她嘟囔着。

男人屏住呼吸静静地呆了一会儿，然后猛然拉过她的腰抱着向前推，却停止了移动。

“有人在看，你看看对面。”

他从她那温暖的地方拔出了他的家伙，往后退了退。

她看了看对面的大型建筑，那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建筑，最近刚完工，是一座非常雄伟的现代化建筑。她看见对面楼层的窗边紧挨着站着几个人正往这边看，其中也有女的。

“干什么呢，还不快来这里！”

虽然黄介在后边大声喊，但她依旧像原来一样站着，她对在很多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裸体有一种很奇妙的紧张感。如果窗户上没有雨水流下来的话，她也不会那样站着，流动的雨水像宽阔的窗帘形成的幕布，给了她的身体一些变化。那就像某个权威艺术家冲动而新鲜的行为艺术。

她高高地举起双手，用胸和腹部磨蹭着窗户。她的屁股扩展又合拢，向左右晃来晃去。流下的雨水刚好做移动背景，就像幻想的银幕。黄介愣愣地瞅着她，又一次制止了她也没用。

她丰满的胸部摁在窗户上变得扁平。她就像舞台上的舞女一样大胆



地扭动着身体。

“啊，口渴……给我一瓶啤酒……”

她用发干的声音大声说。这种场面黄介是第一次遇到，他用僵硬的表情看着她的背影走去打开了冰箱门。冰箱里有饮料和几种酒，啤酒都是小瓶的。他从里面拿出了两瓶啤酒，他也口渴了。他启掉盖子向窗边走去递过去一瓶，另一瓶放在桌子上给自己喝。

“看看那些人，都在看你，你疯了吗？你真是疯了！”

“是，我是疯了，你也来这里，来这里和我一起表演吧。”

男人没动。

“胆小鬼！傻瓜！”

她拿着瓶子仰脖就灌。啤酒充满了她的小嘴后开始往外溢，但是她还接着喝。从她的嘴里流出的酒形成泡沫顺着脖子流下来，打湿了她的胸脯又流到了腹部。她用两手捂住被啤酒泡沫浸湿的乳房，就像沉迷于自己胸部的美丽。她使劲抖了抖，然后慢慢地向后退，看着男人。男人坐在桌前用惊慌的表情看着她。她把空瓶子摔到地上，随之落下的啤酒泡沫溅到了她的腹部至阴部上。突然，她拿起放在桌子上的啤酒瓶朝男人的头上砸去。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黄介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他的头和脸尽是白花花的啤酒泡沫。

“滚，快滚！”

她又举起酒瓶子，怒目圆睁。

他迅速地跑向了浴室，自言自语说：

“疯了！”

他在浴室里探出头说：

“你真的疯了，你想怎样？”

她用可怕的眼神瞪着他。他顿住了，并且滑稽地笑了笑。

“你别发疯了，到这儿来，到这来给我洗洗。”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她给他洗澡，洗完澡后还要给他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因为不能拒绝，她一直满足着他的要求，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心和屈辱感，对自己的丈夫都没做过的事却对黄介做了。面对着像她这样的贵妇人，屈辱地被自己奴役着，他获得了无比的快乐。如果看见她有一点不服气的迹象，他就变成暴君对她拳打脚踢。

谥罗走向浴室。

“进来。”

불타는 여인

下午发生的事



13

他翘腿坐在浴槽上，看上去在修指甲。她向里边走去，手里还拿着啤酒瓶，瓶里剩下半瓶酒。刚才由于做爱的热情而融化的憎恶心有必要重新找回来，要想杀掉这个男人的话，她必须对他充满憎恶。

“今天为什么那样？”

他看着她问。

她无表情地说：

“不是说是最后的庆祝么，要做就好好做，不是吗？”

他伸出手想接住啤酒瓶，但是她没有给他啤酒瓶，而是用自己的嘴对着瓶嘴。嘴里灌满啤酒后，她噗的一口喷在男人的脸上。

毫无思想准备的男人躲闪不及，被喷了一脸的啤酒。他一阵怪叫站了起来，开始毫不留情地抽打着她的脸。

“你这个骚娘们，疯了吗？”

“是的，是疯了，你这个禽兽！”

“什么？为什么？”

火气从头窜到脚的男人在她的下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又用膝盖顶她的腹部，还将像抹布一样瘫下去的她乱踩一番，并大声喊道：

“跪下！跪下求饶！”

“我做错了什么了？凭什么要求饶？”

谧罗踉跄着站起来，用手推着男人的胸，在他的脸上狠狠地啐了一口。

“该乞求的人不该是我，而是你。”

“你这个臭娘们，看来是想死了。”

他用坚硬的额头闪电般地顶撞了一下她的脸。她捂着鼻子摔了个仰面朝天，后脑门磕在地上，头顿时昏了一下。一股温热的东西流了下来，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走到镜子前，看见流出的鼻血把鼻子和嘴的周围都弄得乱七八糟。一低头，血滴就哗哗地落在了胸前和肚子上。她用手擦了擦，并把鼻子下积聚的血在手掌里抹了抹，向黄介的脸上扇去。

男人慢慢地直起身子照镜子，看到自己被黑红色的血涂抹的脸像小丑一样滑稽。那张滑稽的脸瞅着她，脸扭曲着。

他猛地抓住她的两只胳膊一下子把她举了起来，然后用力向浴室外扔了出去。恐惧的尖叫和摔在地上的声音一起响了起来，她的身体猛地撞在了衣橱上。

“去死吧，臭娘们！”

“啵”的一声，门被关上了。